

(南洋商报)

号外周报

第 166 期 19/4/2004

第 167 期 26/4/2004

SPECIAL WEEKLY

系列：狮城马共列传 【第一篇】、【第二篇】



獅城馬共列傳

【第一篇】

專訪 攝影小賴 阿泰

安插李光耀身边 陈新嵘曾当次长

一位国会议员，还曾是政务次长，会为了马共丢弃一切吗？

这是匪夷所思的故事。陈新嵘，教过李光耀华文，当过李光耀秘书，被李光耀选派出来竞选，还担任李光耀总理署的政务次长，但他依然选择了马共，而非官场的荣华富贵。

1963年，新加坡大逮捕前夕，社阵两位国会议员出逃，一位是黄信芳，一位则是陈新嵘，从此便杳无音讯。直到1989年，马共和平下山之后，陈新嵘之名才又被人提起。

走上政治之路

马共总书记陈平，最近在回忆录说，马共曾在李光耀身边安插线人。这个所谓线人，指的就是陈新嵘。

一个马共，如此贴近李光耀，他是蒙在鼓里还是假装不知？

在泰南合艾，《号外》访员约好71岁的陈新嵘，他是一个乐天知命的老者，喜欢谈天、喜欢写作，而且有话直说，没有太多避忌。听他追索新加坡的历史秘闻，似乎历历在目，仿佛昨日一般。

早在《时代报》、《大众报》及《新报》当记者时代，陈新嵘已经认识李光耀，但真正与李光耀建立关系，则是在

新加坡籍马共是个异数，多少人曾经覆雨又翻云

他们搞学运、搞工运、搞群众运动，激起了千层浪、卷起了万堆雪，他们幕后领导的左派运动，甚至促成李光耀上台当政

但是，1963年前后的政治风暴，整批新加坡籍马共干部，分头撤离，被逼流亡。印尼、中国、泰国、马来西亚等地，都有他们的足迹，有的被捕，有的叛变，有的始终坚持，留下许多血泪故事。新加坡籍马共的宿命，一如方壮璧诗词所云：“沧桑历尽人如故”、“归去多难留也难”。

这个专访系列，有奇情、有真情，有悲欢、有离合。第一位传奇陈新嵘，曾是新加坡国会议员，一度还官拜政务次长，跟李光耀更有一段亲密交往。

1956年。

当时，李光耀原来的华文老师，也是陈新嵘上司的易润堂，因涉及抗英同盟活动，而被劳工阵线政府逮捕。

李光耀到扣留所探访易润堂，易润堂力举陈新嵘接替其职，当时陈新嵘不过是个20岁出头的小伙子。正是这个机缘，拉开了李光耀与陈新嵘的际遇，也使陈新嵘从此走上政治之路。

其实，陈新嵘说，早在1955年，新加坡立法议会选举前，他就已支持人民行动党，因为1954年成立的行动党，标榜的正是反殖统一战线政党。

针对这点，陈新嵘认为：“根据当年

情势，李光耀也是准备被捉的。当时新加坡的政治部主任、也即后来的马华部长许启谟，是主张查封人民行动党的，理由是行动党已被共产党利用。”

也有英国官员袒护李光耀，“其实，李光耀纵使被捕，顶多监禁三头两个月，换作其他左派或亲共分子，哪有如此便宜？”

陈新嵘的主要职务，除了教导李光耀华文，及撰写华文稿件以外，也充当李光耀与华社的桥梁，因当时李光耀对华文仅懂皮毛。

而他也受到李光耀重用。行动党创办的党报中文版，以及成立职工会研究及谘



◆陈新嵘有话直说，直接就切入他和李光耀的恩怨。



◆陈新嵘（右一）与李光耀（右二）、李夫人（右三）的一个轻松场面。



◆陈新嵘（右一）、陈夫人罗雅妹（左二），在泰南邦浪第9村，与前村长夫妇留影。中为方明武。



◆ 1959 年李光耀上台不久，便和陈新嵘出动推介大扫除。



◆ 历史性的合照，右 6 为印尼苏卡诺总统、右 7 李光耀、右 8 陈新嵘，右 5 李夫人、右 2 李炯才。

询局，都由陈新嵘出掌。1959 年新加坡大选，李光耀的竞选小册，亦由陈新嵘主编。

又因陈新嵘会驾车，李光耀到马六甲律师楼办事，出席新、马各地的政治及社团活动，甚至打高尔夫球，都是他陪伴在侧。

陈新嵘自嘲说，“我是秘书兼司机，很多时候要帮忙开车。”他又打趣说，“我陪李光耀夫妇，到福隆港好多次，当时只要把心一横，连人带车撞下山谷，今天就没有他和我了！”

那个时候，几乎可说，有李光耀的地方就有陈新嵘，“我跟李光耀无所不谈，包括谈了很多华社的大事，他也很感兴趣。也许他未当总理，没有现在的架子。”

道不同不相为谋

陈新嵘为何会与李光耀决裂？

原来，行动党上台 2 年，就发生了内部大决裂，左派和亲共分子退党另组社阵。陈新嵘也在此时，跟李光耀分道扬镳。

虽然出乎许多人意料，陈新嵘的解释是：“必须严正指出，我参加行动党，不是为了支持李光耀、贝恩或者任何人，而是要反对殖民主义。我也曾经说过，要是李光耀不诚实，我会毫不犹豫地辞去次长和立法议员的职位。”

他指出，事实上，李光耀当政以后，就已决心摆脱，甚至清除与左派和亲共分子的关系，林清祥送了一幅匾额，上书“从人民中来，到人民中去”，李光耀却指示身边人把它丢掉。

一口拒绝好意

“1961 年芳林补选，被革职的国家发展部长王永元，击败行动党候选人易润堂之后，李光耀就认为是时机与马共决裂，进而提出新、马合并，以成立大马来西亚。左派和马共当然反对，认为此举将导致新加坡华人沦为二等公民。”

行动党内的左派分子，在立法议会向李光耀投不信任票。在这场斗争，所有政务次长都弃权，包括陈新嵘，但失败告终。李光耀渡过难关，就把涉及者开除。

“投票之前，李光耀有透过吴庆瑞见我，争取拉我回来，不要投奔左派，暗示既往不究，我不晓得李光耀是否在试探。可是我觉得，道不同不相为谋，也就一口拒绝了。”

1963 年 9 月新加坡大选，陈新嵘原本有意，到丹戎巴葛挑战李光耀，惟不符社阵的战略部署而作罢。当时，社阵的一线领袖如林清祥、方水双、兀哈尔等，都已在同年 2 月“冷藏行动”中被捕。

陈新嵘代表社阵在义顺竞选，成为社阵当选的 13 议员之一。



狮城马共列传

变成天堂，仍有 15% 人民会支持马共。”

1959 年新加坡立法议会选举，李光耀推荐陈新嵘为候选人，攻打进步党林春茂的强区，叫做 盒巴实龙岗（Upper Serangoon）。

陈新嵘说，此区绝非安全区，不过因为 3 角战，两位右派强人分散选票，结果他反以 20 多张多数票险胜，随即在李光耀筹组的新政府，受委出任总理署政务次长。

“李光耀对我说，政府事务与我无关，我的责任是控制新闻媒体，并继续充当他与华社的仲介，他知道我在这方面驾轻就熟。”

新加坡的舆论，给予陈新嵘很高评价，形容受重用绝非偶然。一家华文报甚至预测，陈新嵘将来必是李光耀得力助



◆陈新嵘与马共总书记陈平。陈平在回忆录里，透露马共在李光耀身边安插线人。

陈新嵘不否认，李光耀相当信任他，这包括他曾代表李光耀出席财政部会议，以及陪同李光耀巡视各个政府部门。“但李光耀可也不完全信任我，他安插了吴秋泉当副总理署政务次长，而且起初机密档案也不让我参阅，普通公务员却可以拿来拿去。”

其实他说，他不曾隐瞒左派出身，包括曾经数度被扣留。

当时，有人向李光耀进言，说陈新嵘是亲共分子，要李光耀小心提防，“李光耀却处处为我辩护，说我跟其他的亲共分

陈新嵘说，“李光耀对马共有许多看法，包括他不要替马共在新加坡执政，而且李光耀说过，即使新加坡

子不同类型，有自己的独立思考。”

陈新嵘说，早在加入行动党前，他已经是共产党人，而 1959 年中选国会议员时，他已是马共的候补党员。

他说，“易润堂告诉过我，李光耀知道我是共产党人，但我相信李光耀只是怀疑，尤其怀疑我受得了共产党的铁纪律。”

马共随在身边

而陈平在回忆录说，他肯定李光耀不知道，在其身边有个马共核心分子，并定时向新加坡马共市委报告。惟陈平认为，李光耀应该知道，身边那人有马共的关系，但李光耀对其阵营的地下分子，总是显得太过自信、自负，以为可以充分被他利用。

一个假设的问题：假如陈新嵘投靠李

随李光耀访苏卡诺

身为总理署政务次长，陈新嵘曾随李光耀出访印尼、汶莱和砂朥越，并在雅加达见过权倾一时的苏卡诺。

新加坡官员和苏卡诺合照，李光耀站在总统旁边，陈新嵘就在李光耀旁边，关系亲密。

但是，命运喜爱弄人，不过才三、

光耀，日后他是否有机会更上层楼，甚至成为新加坡的内阁部长？

这个问题，陈新嵘应答的很爽快：“不会！”为什么？他说：“李光耀学位至上，没学位一定被踢，王邦文出局就是明鉴。”

马共与马、泰政府的和平协议，新加坡政府并未参与，故新加坡籍马共的“回国”，问题至今犹悬而未决。

陈新嵘意味深长说：“一个新加坡老友分析，政府不会让我回去的。我问为何？他告诉我，李光耀不是自认够厉害吗，怎会让一个马共在其身边呆那么久？”

下期预告 陈新嵘先后在湖南马共电台、泰国马共电台服务，现在定期为泰国华文报写稿。

四年，陈新嵘却被逼逃亡，而流亡地点竟然正是印尼，并在雅加达呆过一段时间。

此外，1960 年底，陈新嵘也曾被派去以色列，出席一项青年运动训练课程。不过，据陈新嵘说，这其实是借助以色列，出动国防部官员为大家“洗脑”。

方壮壁不输李光耀

李光耀、方壮壁，一个地上领袖，一个地下领袖，但都曾是陈新嵘上级，由他来为两人打分数，有些看头。

陈新嵘说，个人之见，论聪明才智，方壮壁不输李光耀，只是时运不济，当时整个主、客观形势，都不在马共这一边。

他说，相比之下，李光耀是何其幸运，不仅英国人保护他，马共也一样保护他，“所以，李光耀在整个反殖斗争，过程中没有遭受什么苦难。反而是左派领袖，一个接一个被关进了监牢。”

其实，据他观察，李光耀和方壮壁，皆为人中之俊杰，而李光耀藉着职权的便利，见识自然广博，如果方壮壁也有同样机会，见识必然也不输李光耀。

“李光耀在回忆录中，形容方壮壁

如何神秘，权力又如何大，说来都是言过其实，把方壮壁给神化了。其实，我们只是根据自己的水平行事，无需夸大。”

陈新嵘说，1957 年中共反右，把美国支持的国民党残军赶了出去，知识分子犹然不服中共的领导，反观马共在 1950 年代，一直处在挨打状态，又有什么能力指挥李光耀干这个、干那个？

他说，当时确实不存什么幻想，大家都是真心真意支持李光耀，至于结束殖民统治之后又如何，那是以后的事了，没有其他更好选择，也没有所谓谁利用谁。

“新加坡能有今天的繁荣，李光耀的贡献固然很大。但是，李光耀可曾想过，新加坡的自治和建国之路，是多少人付出的代价，又多少人为此受尽苦难？”



獅城馬共列傳

【第一輯】

專訪 攝影小賴_阿泰

1963年，新加坡政治風暴，社陣兩位國會議員，陳新嶸與黃信芳双双失蹤，從此再沒有他們的消息。

新加坡政府猜測，陳新嶸逃往印尼，實際上他的確在印尼，而且在印尼秘密流亡了十多年。但因行踪隱密，音訊完全中斷，以致一位新加坡內閣部長，公開說陳新嶸已被印尼軍隊打死了。

但畢竟是猜測。直到1979年，也即16年之後，陳新嶸忽然現“聲”，吓了很多人一跳。

原來，陳新嶸一些朋友、同志，有偷偷收聽馬共電台，竟然聽到陳新嶸現“聲”！於是這才知曉，陳新嶸別來無恙，並已投奔馬共秘密電台，從議員搖身一變播音人。

開始了廣播生涯

馬共電台設在中國湖南，意謂陳新嶸已從印尼轉往中國。

說到這段往事，陳新嶸亦覺有趣：“許多朋友、同志，听过我用粵語演講，縱然已經事隔多年，他們收聽馬共電台的粵語廣播，竟然一下子就聽出是我的聲音。”

陳新嶸祖籍廣東肇慶，在被喻小廈門的新加坡，他是夾在大片閩南語中的一小片粵語。而粵語“出賣”了陳新嶸，讓政府掌握他的行踪。

根據他向《號外》透露，他在印尼秘密居留了13年，直到1977年才到中國等候分配工作，1978年被派往澳門建立工作隊；1979年始到湖南馬共電台，為“馬來亞革命之聲”效力。

他在馬共電台，相當受到器重，~~被委為電台編輯~~，負責撰稿、~~审稿~~及主持粵語廣播。

也是在湖南，陳新嶸第一次見到馬共高級



◆ 陳新嶸在泰南馬共電台，一些報紙、一些剪報，再加一台收音機，就是工作室了。

馬共電台播 粵語出賣陳

陳新嶸廣東肇慶人，講得一口流利粵語，在馬共電台負責粵語廣播，新加坡朋友一聽就知是他，結果他被粵語“出賣”了行踪。

他自稱是馬共里的自由派，雖然言談有點破格，但沒引起任何批評，包括陳平似亦默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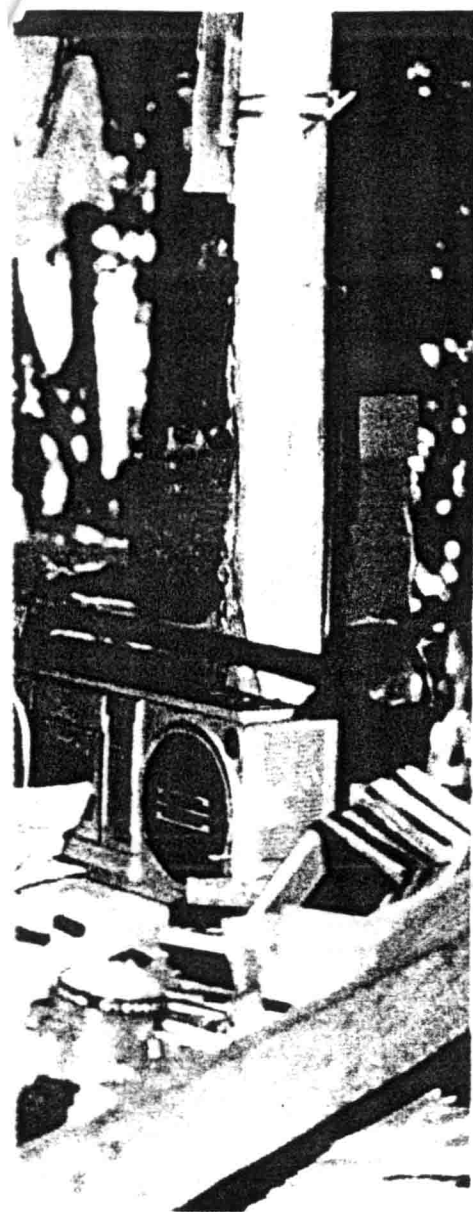
幹部，包括總書記陳平、華玲和談風雲人物陳田、新加坡籍幹部沙爾瑪等。

“電台工作氣氛，比較自由輕鬆，記得在歡迎會上，我講的第一句話，就標榜

自己是自由派的，但沒有引起任何人不快，包括陳平在內。”

陳新嶸說，湖南馬共電台，也吸引一批留英華裔子弟，他們通過秘密途徑遠道





音人 新嵘

而来效力。这几位年轻人，大力提倡自由学说，没有受到批判和对付。他们个性很活泼，很能带动工作气氛。

“陈平也常来巡视电台，及了解各级干部的生活情况、家庭问题等，虽然身为总书记，但他没什么架子。”

据他所说，陈平在马共电台，有自己的工作单位，由中共解放军驻守，保卫森严。

陈新嵘在湖南呆了2年，便因中国政

一生唱过8国国歌

马共人员，谈及颠沛流离，大多都感无奈，但陈新嵘淡然处之，而且还能自嘲作乐。

他最喜欢讲的故事，就是从小到大，唱过8国国歌。

陈新嵘1933年出生，那时新加坡还是英国殖民地，所以他说“一出生就成了British Subject”，而他对英国国歌《天佑女皇》，自然再也熟悉不过。

中华民国国歌《三民主义》，亦为耳熟能详，而日侵时期也熟悉日本国歌《Kimigayouwa》。

后来中国解放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义勇军进行曲》，共产党员没有不会唱的。

再后来，新加坡的国歌《Majulah Singapura》，还有改编自《Terang Bulan》的马来西亚国歌《Negara Ku》，在印尼期间学会的《Indonesia Raya》，以及现居泰国所学的泰国国歌，陈新嵘即使唱不完一首，也会哼上那么几句。

认识陈新嵘的人，都知道他很会“吃”。针对这点，陈新嵘直言不讳：“没错，我喜欢吃，有个西方学者，写马共的故事，还把我形容成贪吃鬼呢！”

对新加坡马共，他有如此评语：“其实，当年在新加坡，参与左派和马共的人，真正认识马列主义的不多，绝大部分都是发乎于理想主义、爱国主义，誓与新加坡同呼吸、共命运。”



◆1980年离开湖南电台前夕，一班马共电台人员合影，左起陈新嵘、刘波、贺巾、林原、罗岚、叶森、方山。

策转向，马共电台跟着停播，而许多电台工作人员，也陆续撤到泰南基地。”

来到泰南，陈新嵘继续在电台工作，惟“马来亚革命之声”，已改称为“马来亚民主之声”，总负责人是马共副书记老谢。原名李安东的老谢，1999年病逝泰南。

泰南马共电台，规模大大缩小。在这期间，陈新嵘的工作伙伴，包括陈田的妹妹陈灵及妹夫文羽山、林清祥的妹妹林秀



◆马共和山下，部分队员与副书记李安东（中白衣者）合照，陈新嵘在后排右1。

凤及妹夫李奇木。

从1981年起，陈新嵘在泰南继续广播生涯，直到1989年马共和山下为止。

陈新嵘自认品性乐观，对个人际遇看得很开，他总以为：“有所得必有所失，有所失必有所得”。

一生经历，纵然曲曲折折，或说颠沛流离，但陈新嵘用4个字来代表自己的心情：无怨无悔。

被人千夫所指

李光耀回忆录上册，有段文字如此形容：

“1963年的选举对共产分子来说是个分水岭，选举过后不久，两名背叛行动党的议员，在以社阵候选人的身分当选后，突然转入地下失去踪影。他们是陈新嵘和黄信芳。前者是我过去的政务次长，后者干过颠覆建国队的勾当。他们一定以为社阵竞选一失败，他们就会被逮捕。”

对于李光耀的批评，陈新嵘不假思索答道：“其实，我完全没有想到会离开新加坡，因为我曾经跟李光耀太密切了。”

陈新嵘究竟有否在名单内呢？他说，李光耀在回忆录里，提到建议马方捉6人，但马方只同意捉3人，拒绝捉另外3人，“逮捕名单是否有我，我到今天都不知情。”

不过陈新嵘相信：“我如果不走，不会有问题，但会为社阵千夫所指。”

事实上，根据他说，当时情况有些混乱，“我跟黄信芳去见李绍祖，职工会联总正要发动总罢工，后来我们在车上收听新闻，知悉内安委员会正在开会，就意识到事态不寻常。”

再后来，不得不按照马共指示，在未宣誓成为议员以前就离开新加坡。但是他说，





狮城马共列传

“我们并非马上离开，是先躲在工人宿舍，而隔壁就住有暗探，但未察觉我们行动。”

陈新嵘还记得，买了一份报纸，报上竟说他们已经逃往印尼。

他和黄信芳非常大胆，竟还写信给议会“请假”，而议会也应允他们直至“方便”宣誓为止。詎料，这一请假，竟成诀别，再也没法回到新加坡。

原想探望老友

陈新嵘离开新加坡以后，就不曾与李光耀有过任何联系。一直到1990年代中期，才曾托方壮璧的儿子，代送相片给李光耀、拉惹勒南和吴庆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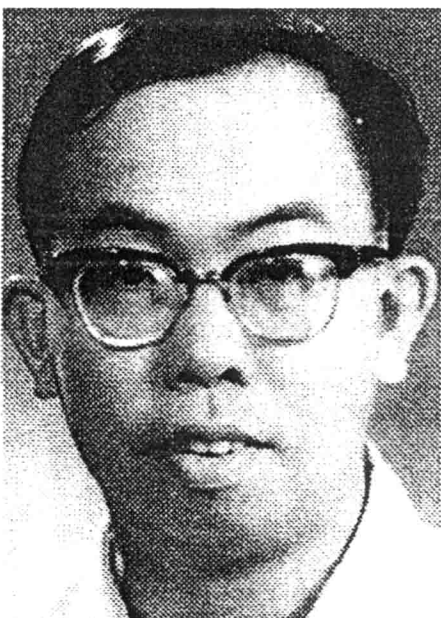
“有一年新加坡国庆，我想回去看一看阔别多年的故土，顺便探访一些老朋友包括老李，可就是过不了内政部这一关。”

对于李光耀，陈新嵘终究是“道是有情却无情”，抑或是“道是无情却有情”？

下期与陈新嵘一起失踪的黄信芳，细述他们逃亡印尼的经过。黄信芳当时是新加坡大巴窑的国会议员。



◆在马共电台的伙伴，左起陈田妹夫文峰、林清祥妹夫李奇木、林清祥妹妹林秀凤、陈田妹妹陈灵、陈新嵘、阿忠。



◆李光耀在回忆录里，刊出一张陈新嵘青年时代的照片。

职业病是社会观察

陈新嵘当过记者，他说职业病还在，至今他的“爱好”，还是 Social Observation，意即社会观察。

他把许多时间，花在阅读和看电视，了解时局动向和别人的际遇。陈新嵘喜欢拍照，前两年合艾大水灾，他还拍了不少“新闻照片”，俨然仍是一个记者的架势。

难得遇见《号外》访员，陈新嵘提出许多有关马、新政经文教的问题，并细数当年与他一同采访的记者和轶事。

陈新嵘在一家贸易公司兼职，长期保持写作习惯，在泰国华文报还写专栏，笔名是他在马共的组织名字“贺庆”。

有趣的是，陈新嵘有个弟弟陈新才，竟然是李光耀回忆录上册的主要翻译。书末，李光耀还点名感谢陈新才哩。

结婚首天白头偕老

白头偕老，是所有新婚夫妇的期望，但陈新嵘如此风趣形容：“我结婚的第一天，夫妇就白头偕老。”

这是因为，1990年陈新嵘结婚时，已经是白发满头的57岁。

陈新嵘太太罗雅妹，是一位从事医务的马共人员，她的故事也是一个传奇。原来，罗雅妹与马共无关，但因兄长涉及活动，捉不到哥哥便捉她，并在1964年把她递解出境。

说来凑巧，同船被驱逐出境的，包括名气大的李明。到了中国不久，李明前来寻她，说服她到越南接受医务训练。

罗雅妹说，在河内时，正值越战，她在圣保罗医院学习，以前是有名的法国医院，美国战机经常飞来轰炸，起初听到战机来袭，她就躲进防空洞里，后来一点感觉都没，根本不管轰炸。

1969年她离开越南，再回到中国学习，1974年潜返泰南，在马共部队里从事医务工作。

罗雅妹祖籍潮州，原为柔佛笨珍人。现在夫妇俩住合艾，她开班专教授华文。



◆陈新嵘戏言，当年与罗雅妹成婚，第一天已经白头偕老。



转籍随想

——陈新嵘

2006年5月17日

——我转籍了！

原是：

新加坡上生土长公民。

没料到：

离乡背井近半个世纪。

而且，

做了12年

泰国的

“无国籍国家建设者”。

如今，我成了

持有智慧卡身份证的

泰国公民。

——无奈呀！

——却也庆幸

无奈

——不是我不爱新加坡。

庆幸

——泰国的天地宽容。

海峡殖民地种牛痘的印记，迄今

留在左臂上。

牛车水，吉灵街，大门楼，

丹戎巴葛，巴丝班让，红灯码头，

童年少年结伴游荡……

怎会健忘？

海山街口，

日军投下第一枚炸弹。

登婆街道两旁，

待收验具具死尸在发臭。

白思华举白旗投降。

“谁知狗去猴子来”，

米字旗又重新飘扬。

旧加冷机场万众齐喊“默迪卡”。

风雨中自治邦迈向独立……。

这一切的一切，

对我来说：

见证历史的故事，

讲不完！

新加坡呀，新加坡！

你可知道？

我对你的今天和明天，

仍然

——挂肚牵肠！

(2006年5月25日写于泰南合艾)

“无奈”与“庆幸”之外

—— 李万千 ——

最近有幸读到陈新嵘先生的最新诗作——《转籍随想》，深有感触。首先，录下有关作品，与大家分享。此外，也想借此机会，表达一下个人对马共成员，特别是它的领导层转籍的一点看法。

对于诗歌，我是门外汉，但仍深深地为诗中所突显的浅白哲理和爱国真情所感动，也为它所引申的政治含意而沉思！

诗中没有风花雪月或个人的闲情逸致。除了藉童年在新加坡各个角落“结伴游荡”的记忆，聊以排遣对祖国的思恋之情，剩下的尽是对人民与国家命运的深切关怀，和作者对“转籍”的“无奈”与“庆幸”！

作者是一个“新加坡土生土长（的）公民”，见证过“讲不完的故事”——包括英殖民统治的“印记”、日军的侵略暴行和英军的不战而降、英殖民主义者重回新加坡（“谁知狗去猴子来”）和“风雨中自治邦迈向独立”等。

可是，由于不为利用左翼上台却背叛左翼的李光耀政权所容，只好“离乡背井近半个世纪”。尽管他对新加坡的今天和明天，“仍然挂肚牵肠”，却无奈地成了“持有智慧卡身份证的泰国公民”。

他不是别人，就是曾任新加坡总理公署政务次长，成为当年李光耀总理身边红人的陈新嵘。无须讳言，他是当年新加坡著名的左翼人士，目前是身在泰南的十余名新加坡马共成员之一。

自从1989年马共在泰国当局的见证下，与马来西亚政府签署合艾和平协议、放下武器之后，就一直不被新加坡当局接纳回国。比起马来西亚和泰国当局，新加坡政权可说是最不尊重人权、最不讲道义的国家。

作为一名被剥夺国籍者，在生活的层次上，陈新嵘对“转籍”的“无奈”——“不是我不爱新加坡”，和“庆幸”——“泰国的天地宽容”，都是可以理解的。因为有了国籍，总比没有国籍来得方便和有所保障。

但与此同时，也意味着虽然无奈，他毕竟作了一项选择——放弃新加坡的国籍。个人认为，被剥夺国籍和放弃国籍是有很大差异的；前者还可以抗争和翻案，后者则意味着屈服和放弃。

引申开来，马共的成员，特别是它的领导层若集体转籍，就可以被解读为它已经放弃未竟的革命事业。这样的含意和结局，在政治的层次上，绝不是“无奈”和“庆幸”所足以概括的！

无论如何，还是要祝福他们，在“泰国的宽容天地”里，能够安享他们的最后岁月！

(21/6/2006)

posted by 李万千 @ 7/10/2006 03:15:00 PM